



創作將我引進部落的那件事！

創作が私を部落に引き入れたあの出来事！

A Journey into Indigenous Communities through Audiovisual Creation

文・圖 | 朱彥銘 (自由影像工作者)

近期完成了一部關於泰雅族編織的紀錄短片，因此當我收到這篇關於原住民拍攝的邀稿時，方才意識到儘管已畢業多年，自己仍然持續在原民文化題材上創作著。驚喜之餘，腦海也隨之浮現過往拍攝的種種回憶。能夠親身走入部落去體驗原民文化並留下影像紀錄，實在是相當幸運，在這過程中也得到許多人的協助，除了影片參與者外，鼓勵創作並推廣原民文化的MATA獎競賽活動，也是促使我踏上旅程的重要推手。

拍片緣起

因為曾經在花蓮唸書，我接觸到了許多原住民朋友，學校課程也常常提及部落的文化特色，其中最吸引我的就是祭儀與巫師的領域。當時雖未能深入去了解這個在部落有著崇



太魯閣族第十代靈媒Lowbing的信仰衝突。

高身分的角色，但巫醫、靈媒、祭儀等名稱已經深深植入我的心中。研究所時期，我開始學習影片拍攝的技巧，我發覺自己對紀錄片特別感興趣。因為投入拍攝的緣故，我開始關注過往不曾留意的事物，拍攝紀錄片刺激我更認真地面對生活周遭的一切。

堅持與熱情

學習拍攝紀錄片一段時間後，我發現要讓影片更有力

量，除了要具備專業攝影技術跟充分的前期準備外，對題材的堅持與熱情更是重要，如此拍攝才能走得長遠；也唯有花時間去與主題相處，才能從中體會到努力付出的回饋與意義。

在找尋題材時，我看到了關於太魯閣族第十代靈媒Lowbing miyu的相關報導。剛從高中畢業的Lowbing從小跟隨擔任部落靈媒的祖母執行祭

自從Lowbing決定背負起巫醫的身分後，他所追隨的信仰不再是一條個人自修的道路，在這個框架下，影片不再只是單純講述傳統靈媒的文化知識，它將是描述一個部落青年對於信仰的追求、困惑與選擇。



儀，在國一那年便成為部落的第十代靈媒，同時也是年紀最輕的承接者。靈媒，在部落主要負責醫療與傳統祭祀，早期則是負責替族人醫病與驅邪，透過相傳的古老祭儀為族人祛病祈福。如今他的祖母年歲已高，體力也不堪負荷沉重的靈媒工作，此傳統也面臨到失傳的危機。看完資料後，我決定與Lowbing取得聯繫，並訴說了拍攝的想法；令我驚喜的是對方很快就同意了，基於文化傳承的熱誠，他很樂意與大眾分享他的故事，我們很快就約定了一次訪談會議。



靈媒在傳統祭儀中使用的法器Daran。

探險家與藝術家

在與Lowbing談完後，我決定將影片的核心放在「信仰」這個命題。人的信仰來自於生命經歷的淬鍊，這是非常私人的領域，但也是許多人終其一生的課題。信仰包含很多層面，宗教上的選擇、生活態度的堅持都是。自從Lowbing決定背負起巫醫的身分後，他所追隨的信仰不再是一條個人自修的道路。在這個框架下，影片不再只是單純講述傳統靈媒的文化知識，它將是描述一個部落青年對於信仰的追求、困惑與選擇。我希望能呈現出Lowbing是如何從過往的經驗中學習，並找尋面對未來種種挑戰的方法。影片將在靈媒這充滿族群神祕色彩的背景下，講述一個關於心境轉折與選擇的故事。

紀錄片之父佛萊赫堤曾說：

首先我是一名探險家，
之後才是藝術家。

這意味著紀錄片工作者必須在找到題目後，實際走進陌生領域去觀察、發掘才能創造出更多的可能性。有了上述的接觸與發想後，我正式走入了這個故事。拍攝現場往往會有許多突發的狀況，這相當考驗導演的臨場反應，不過也許因Lowbing外向的個性，使他不畏懼鏡頭的拍攝，在溝通與拍攝上並沒有太多問題出現；而花蓮美麗的風景也讓我心情感到特別放鬆，加上抱持創作作品的心態，我的情緒也不會因存在時間壓力等因素而感到緊繃。Lowbing在正式訪談中向我展示了靈媒傳統祭儀Smabuh。這是一種透過桂竹

在素材大致取得完畢後，我離開了部落並開始影片の後製階段；同時，我決定報名MATA獎的徵件，雖然是針對原住民主題的競賽，但它並未要求參賽者身分必須是原住民，而這也讓我有機會開啓與MATA獎之間的緣分。



製成的法器Daran來與祖靈溝通的儀式；在判斷事情時，若Daran黏在手指未落下，則代表是正確的意思。當下我內心也是小小的驚呼了一聲，原來這種神奇的儀式是可以近距離看到的啊！

之後我跟著Lowbing走訪了花蓮與屏東兩地，在他的引薦下拜訪來義鄉的文樂部落，因為正逢收穫祭慶典，有幸看到了族人互送情柴的熱鬧場景，也參與了傳統圍舞、射箭比賽等活動。族人好客、樂於



祖靈屋儀式與拍攝現場。

分享的舉止，常常讓我忘記手中的攝影機；必須時常提醒自己不要錯過這些精采的畫面。在素材大致取得完畢後，我離開了部落並開始影片の後製階段；同時，我

決定報名MATA獎的徵件，雖然是針對原住民主題的競賽，但它並未要求參賽者身分必須是原住民，而這也讓我有機會開啓與MATA獎之間的緣分。MATA獎除了提供獲獎者獎金跟滿滿的成就感外，後續更有一系列影展推廣活動。主辦方邀請導演與被攝者一起出席放映座談，在座談中我發現靈媒的特殊身分，確實很容易引起



祖靈屋儀式與拍攝現場。

觀眾的好奇心；也因為認知與文化的差異，有些觀眾的提問，著實讓人感到不知所措、啼笑皆非；但也正是因為如此，我們才知道原來彼此的認知，存在這麼大的差距。值得慶幸的是，因雙方的互動而有了溝通的契機，衷心期盼這會是彼此理解的開始。

影像紀錄帶給我的禮物

有了這些拍攝與講座經

驗，我不再擔心去接近自己感興趣的主題，也相信一個對的選題，會帶著你走上一條有趣的旅程。我常在講座上與同學分享，紀錄片給我最大的二個禮物分別是：能夠走入一個自己未曾了解、卻充滿好奇的新領域，他能打開你以往不曾有過的視野，並認識許多有趣的人事物；第二則是能透過影像來組合、構思出一件獨一無二的作品，風格與觀點可以是直接明瞭，又或是含蓄保留，但不變的是可以自由、開心地去講述一個自己所喜歡的故事。

現在我依然對原住民相關主題充滿興趣。我想要透過鏡頭去參與、紀錄有趣的文化故事，如同近期所完成泰雅族編織的紀錄片，除了能留下編織過程的畫面外，我更想突顯影片人物處事的態度與精神；盡管在科技快速發展的時代，仍然有許多人堅持為傳統文化開拓道路，透過還原族服來尋找先人遺留下的文化痕跡。也正是因為這些重要的故事與人物感動了我，進而使我期待自己所拍攝的影片，同樣能對觀看者產生一些影響，也為他們帶來一點意義。

現在回想起自己因為想創作而走進部落，真的是正確的決定。在這段日子裡，記錄了



靈媒Lowbing與作者合影。

在祖靈屋祈禱的排灣族靈媒、受邀到族人家裡品嚐可口的吉拿富、一起參與了收穫祭的傳統圍舞、見證了泰雅母女從種植芋麻，到砍麻取纖、製線，直到編織出傳統族服的過程。這些讓人難忘的時刻，除了彰顯出原住民文化活潑外放的特色外，更是時刻展露出文化的獨特價值，不僅有精彩、快節奏的祭典舞蹈與歌謠，同時也

存在許多需要靜下心去感受的文化內涵，曾拍攝過的靈媒祈福如此，孜孜不倦的編織工作亦是如此。因此我認同影像紀錄依舊是很好的保存方式，身為影像工作者的我，明白大眾的觀影耐心，正在迅速的縮短中，但傳統文化與部落耆老，同樣也正快速消逝著；關心文化不應是特定族群的事，而是認同這片土地並熱愛多元的我們，都應該去守護的。◆



朱彥銘

台北市內湖區人。1993年生。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學系應用媒體藝術研究所碩士。現職為自由影像工作者。自2020-2024年間，共獲10座獎項，其中2020年拍攝紀錄片《習巫之路》，講述原住民青年對靈媒身分從遲疑到認同的故事，獲MATA獎第七屆大專校院學生原住民族主題影音競賽銀獎。平日喜歡透過鏡頭來觀察周遭的人與事，計畫持續用影像來傳達對於世界的感受。